清史稿/卷22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 卷二百二十二 ◄

清史稿
卷二百二十三 列傳十

► 卷二百二十四 →

萬〈（子 扈爾幹 孟格布祿 扈爾乾子岱善 孟格布祿子吳爾古代）〉 楊吉砎〈（兄清佳砎 楊吉砎子納林布祿 金台石 清佳砎子布寨 布寨子布揚古）〉 布佔泰 拜音達里

萬

萬，哈達部長也。萬自稱汗，故謂之萬汗。明譯爲王台，「台」「萬」音近。明於東邊酋長稱汗者，皆譯爲「王」某，若以王爲姓，萬亦其例也。哈達爲扈倫四部之一，明通稱海西。哈達貢於明，入廣順關，地近南，故謂之南關。

萬姓納喇氏，其始祖納齊卜祿。納齊卜祿生尚延多爾和齊，尚延多爾和齊生嘉瑪喀碩珠古，嘉瑪喀碩珠古生綏屯，綏屯生都勒喜。都勒喜子二：克什納、古對硃顏。古對硃顏之後別爲烏喇部。克什納，嘉靖初掌塔山左衞，於諸部中最強，修貢謹，又捕叛者猛克有勞，明授左都督，賜金頂大帽；既，爲族人巴代達爾漢所殺。克什納子二：長徹徹穆，次旺濟外蘭。克什納死時，徹徹穆子萬奔席北部境綏哈城，而旺濟外蘭奔哈達，遂爲其部長。明以其偵寇功，授都督僉事。葉赫部長褚孔格數爲亂，旺濟外蘭執而僇之，奪其貢敕七百道，及所部十三寨。後其部衆叛，旺濟外蘭爲所殺。其子博爾坤舍進殺父仇，迎從兄萬於綏哈城，還長其部。萬能用其衆，略隣部，遠交而近攻，勢益盛，遂以哈達爲國，稱汗。興祖諸子環居赫圖阿喇，號「寧古塔貝勒」，與董鄂部搆釁。興祖第三子索長阿爲其子吳泰娶萬女，蓋嘗乞兵於萬以禦董鄂部。

萬居靜安堡外，室廬、耕植與他部落異，事明謹。是時王杲領建州，與韃靼東西遙應，窺遼塞，萬支拄其間不令合。明使繼其大父克什納爲都督。王杲盜邊，開原兵備副使王之弼檄萬，令王杲還所掠。萬入建州寨，要王杲盟於撫順關下，復通市如故。土默特徙帳遼東，萬入貢，多奪其馬。已而，土默特弟韋徵與萬爲婚，其從子小黃台吉擁五萬騎，介葉赫復請婚於萬，萬懼而許之。小黃台吉以馬牛羊、甲冑、貂豹之裘遺萬，築壇刑白馬爲盟，約毋犯塞。居無何，小黃台吉要萬犯塞，萬不可，乃罷，時爲萬曆元年。明年，王杲亂，遼東巡撫張學顏檄萬捕王杲。萬令海西、建州諸酋款塞，乞先開市，游擊丁倣語之曰：「必得王杲而後市可圖也。」萬復率建州衞都督大疼克等叩關，督撫以聞，許開市，遂縛獻王杲所掠遼軍八十四人，及種人兀黑，以兀黑嘗殺漢官也。又明年，捕得王杲，檻致京師。明進萬右柱國、龍虎將軍，官二子都督僉事，賜黃金二十兩、大紅師子紵衣一襲。

子扈爾干

是時萬所領地，東則輝發、烏喇，南則建州，北則葉赫，延袤千里，保塞甚盛。萬暴而黷貨，以事赴訴，視賂有無爲曲直。部下皆效之，使於諸部，驕恣無所忌，求賄鷹、犬、雞、豚惟所欲。使還，意爲毀譽，萬輒信之。以是諸部皆貳。而葉赫部長清佳砮、楊吉砮兄弟，以父褚孔格見僇，心怨萬。萬納其女弟溫姐，又以女妻楊吉砮，卵翼之。萬老而衰，楊吉砮復婚於哈屯恍惚太，勢漸張。萬子扈爾干尤暴，所部或去從楊吉砮。楊吉砮搆烏喇與扈爾干爲仇，遂收故所部諸寨爲旺濟外蘭所侵者，取其八寨，惟把太等五寨尚屬萬。自是輝發、烏喇諸部皆不受約束，萬地日蹙，憂憤不自憀。萬曆十年七月，萬卒。葉赫聞萬死，使求故貢敕，扈爾干曰：「我父以汝兄弟故，卒用憂憤死，今尚問敕書乎？」勿與，告哀於明。明以萬忠，賜祭，予採幣、四表裏。

子孟格布祿

萬有子五：扈爾干爲長；仲、叔皆前死；季孟格布祿，溫姐子也；又有康古魯，爲萬外婦子。萬卒，康古魯與扈爾干爭父業。扈爾干怒曰：「汝，我父外婦子也，寧得爭父業乎？不避我，我且殺汝！」康古魯因亡抵清佳砮，清佳砮妻以女。是時太祖初起兵。八月，扈爾干以兵從兆佳城長李岱劫太祖所屬瑚濟寨，太祖部將安費揚古、巴遜以十二人追擊，殺哈達兵四十人，還所掠。扈爾干旋卒。孟格布祿年十九，襲父職龍虎將軍、左都督，衆未附。康古魯聞扈爾干死，遂還，烝溫姐。

扈爾干子岱善

扈爾干有子曰岱善，與康古魯、孟格布祿析萬遺業爲三。康古魯報扈爾干之怨，釋憾於其子；孟格布祿亦以母溫姐故，助康古魯，共攻岱善；而清佳砦、楊吉砦兄弟謀攻萬子孫報仇，十一年七月，挾煖兔、恍惚太等萬騎來攻。明總督侍郎周詠念岱善弱，孟格布祿少，請加敕部諸酋，神宗許之。十二月，楊吉砦等復挾蒙古科爾沁貝勒瓮阿岱等萬騎來攻，孟格布祿及岱善以二千騎迎戰而敗。自是兵屢至，恣焚掠不已。十二年，明總兵李成梁誘殺清佳砦、楊吉砦兄弟，所部讋服，誓受孟格布祿約束。

葉赫難始紓，而內訌復急。清佳砦子布寨、楊吉砦子納林布祿乘隙圖報怨。十五年四月，納林布祿以恍惚太萬騎攻把泰寨，明兵來援，圍解；乃陰結其姑溫姐，嗾孟格布祿佐康古魯圖岱善。先是扈爾干許以女歸太祖，十六年，岱善親送以往，太祖爲設宴成禮。是年納林布祿復以恍惚太五千騎圍岱善。孟格布祿將其孥從納林布祿往葉赫，居十八里寨，於是圖岱善益急，而康古魯誘岱善所部叛岱善，略其貲畜，納林布祿並掠岱善妻哈爾屯以去。明邊吏議絕孟格布祿市，以所部及土田、牲畜盡歸於岱善。孟格布祿不聽，復與布寨、納林布祿、康古魯入開原，溫姐偕。開原兵備副使王緘令裨將襲其營，執溫姐、康古魯以歸。巡撫顧養謙諭孟格布祿：「和岱善，還所掠，否則斷若母頭矣！」王緘以爲戮溫姐則孟　　格布祿益攜，不如釋之，而囚康古魯，待朝命。溫姐既得脫，遁還。孟格布祿自葉赫攻岱善，自焚其所居，劫溫姐去。王緘坐是奪職。

十六年二月，河西大饑，岱善乞糴於明，明予粟百斛。李成梁出師討布寨、孟格布祿，圍其城，布寨、孟格布祿請降，成梁振旅還。開原兵備副使成遜議釋康古魯，和諸部；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：「岱善弱而多疑，即殲諸酋立之，不能有其衆。不如釋康古魯，使和岱善，則萬子孫皆全。岱善內倚中國，外結建州，陰折北關謀，實制東陲勝策也。」夏四月，遂釋康古魯而諭之曰：「中國立岱善，以萬故；囚汝，以助北關侵岱善也。汝亦萬子，不忍殺。今釋汝，和諸酋，修父業。岱善安危，汝則任之。」康古魯聽命，因令岱善以叔父事康古魯，以祖母事溫姐，刑牲盟；且進布寨、納林布祿使者誡諭之，爲均兩部，敕孟格布祿出岱善妻子五人，及所部種人三百二十三、婦稚五百四十三、馬牛羊數百，歸岱善。康古魯偕溫姐歸故寨，居月餘，康古魯病且死，語溫姐及孟格布祿，戒部曲毋盜邊負明恩。康古魯死，孟格布祿謀盡室徙依葉赫，度溫姐不從，微告布寨、納林布祿以兵至。孟格布祿縱火燔其居，趣溫姐行，溫姐不可，强扶持上馬，鬱鬱不自得，七月亦死。

布寨、納林布祿誘孟格布祿圖岱善如故。成遜令諸酋面相要釋憾，併入貢，而太祖日强盛，布寨、納林布祿與有隙。二十一年夏六月，糾孟格布祿及烏喇、輝發四部合兵攻太祖，略戶布察寨。太祖率兵追之，設伏於中途，引兵略哈達富兒家齊寨。哈達兵至，太祖欲引敵至設伏所揮衆使退，以單騎殿。孟格布祿以三騎自後相迫，一騎出於前，太祖引弓射前騎，前騎在右，回身自馬項上發矢，矢著於馬腹，遂逸去。三騎驟至，太祖馬驚幾墜，右足絓於鞍，復乘，遂射孟格布祿馬踣地，其從者秦穆布祿授以己馬，挾以馳。太祖率所部兵騎者三、步者二十，逐而擊之，斬十二人，獲甲六、馬十八，以還。九月，復從布寨、納林布祿以九部之兵三萬人攻太祖，戰於黑濟格城下，九部之兵憋，布寨殲焉。

二十五年，葉赫諸部請成於太祖，盟定輒背之。二十六年，孟格布祿所居城北溪流血。二十七年秋，納林布祿攻孟格布祿，孟格布祿不能支，以其三子質於太祖，乞師。太祖使費英東、噶蓋以兵二千戍哈達。納林布祿恐，乃搆明開原譯者爲書，誘孟格布祿使貳於明，將襲擊費英東等。費英東等詗得之，以告太祖。九月丁未朔，太祖帥師攻哈達。貝勒舒爾哈齊請爲前鋒，薄孟格布祿所居城。兵出，舒爾哈齊使告太祖曰：「彼城兵出矣！」太祖曰：「豈爲此城無兵而來耶？」躬督兵進。舒爾哈齊兵塞道，太祖軍循城行，城上發矢多傷者，遂攻城，癸丑，克之。揚古利生得孟格布祿，太祖命勿殺，召入謁，賜以所御貂帽、豹裘，置帳中。既，孟格布祿與噶蓋謀爲亂，事洩，乃殺之。

孟格布祿子吳爾古代

二十九年春正月，太祖以女妻孟格布祿子吳爾古代，明使來讓，太祖遣吳爾古代還所部。納林布祿歸所掠敕六十道，請於明，補雙貢如故事。已而，納林布祿復糾蒙古掠哈達。哈達饑，乞糴於明，明不與，至鬻妻子、奴僕以食。太祖周恤之，遂以吳爾古代歸。哈達亡。

楊吉砮

楊吉砮，葉赫部長，孝慈高皇后父也。其先出自蒙古，姓土默特氏，滅納喇部據其地，遂以地爲姓；後遷葉赫河岸，因號葉赫。其貢於明，取道鎮北關，地近北，故明謂之北關。

始祖星根達爾漢生席爾克明噶圖，席爾克明噶圖生齊爾噶尼。正德初，齊爾噶尼數盜邊，

斬開原市。八年，其子褚孔格糾他酋加哈復爲亂，旋就撫，授達喜木魯都督僉事。褚孔格阻兵數反覆，爲哈達部長旺濟外蘭所殺，明賜敕書及所屬諸寨，皆爲所奪。

兄清佳砦

褚孔格子太忻。太忻子二：長，清佳砦；次即楊吉砦。能撫諸部，依險築二城，相距可數里，清佳砦居西城，楊吉砦居東城，皆稱貝勒。明人以譯音，謂之「二奴」。是時哈達萬汗方強，楊吉砦弟兄事萬謹，萬納其女弟溫姐，藉勢寖驕，數糾建州王杲侵明邊。明討王杲，而清佳砦，楊吉砦不與，蓋萬實庇之，既又以女妻楊吉砦。然楊吉砦兄弟日夜思復先世褚孔格之仇，怨萬。會萬老，勢衰，楊吉砦復婚於哈屯恍惚太，以隙復故地季勒諸寨。萬子扈爾干所屬白虎赤等先後叛歸楊吉砦，楊吉砦勢日盛，萬遂以憂憤死。死而諸子內爭，其庶孽康古魯亡抵清佳砦，清佳砦妻以女，益間萬子孫使自相圖。

既而太祖兵起，嘗如葉赫，楊吉砦顧知爲非常人，謂太祖曰：「我有幼女，俟其長，當使事君。」太祖曰：「君欲結姻盟，盍以年已長者妻我？」楊吉砦對曰：「我雖有長女，恐未爲嘉偶。幼女端重，始足爲君配耳。」　　太祖遂納聘焉。

萬曆十一年，楊吉砦弟兄率白虎赤，益以煖兔、恍惚太所部萬騎，襲敗孟格布祿，斬三百　　級，掠甲冑一百五十；益借猛骨太、那木塞兵，焚蹦孟格布祿所部室廬、田稼殆盡。明分巡副使任天祚使齎布帛及鐵釜，犒楊吉砦兄弟，諭罷兵。楊吉砦兄弟言：「必得敕書盡轄孟格布祿等然後已。」既，復焚孟格布祿及其仲兄所分莊各十，岱善莊一，脅所屬百餘人去。既，又以恍惚太二千騎馳廣順關，攻下沙大亮寨，俘三百人，挾兵邀貢敕。

十二年，巡撫李松與總兵李成梁謀誅楊吉砦兄弟，哈達亦以請。明制，凡諸部　　互市，築牆規市場，謂之「市圈」。成梁使召楊吉砦弟兄，當賜敕賞賚，乃伏兵中固城，距開原可四十里，待其至。已而楊吉砦弟兄挾恍惚太二千騎擐甲叩鎮北關，守備霍九皋遣使讓之曰：「若來就撫，甲騎數千何爲者？」楊吉砦兄弟乃請以三百騎入圈。李松令參將宿振武、李寧等夾城四隅爲伏，戒軍中曰：「虜入圈，聽撫則張幟，按甲毋動；不則鳴礮，皆鼓行而前，急擊之勿失。」松與任天祚坐南樓，使九皋諭楊吉砦兄弟。楊吉砦兄弟則益兵，以精騎三千屯鎮北關，而以三百騎入圈。楊吉砦兄弟請敕書部勒孟格布祿等，九皋譙讓之，漸急，楊吉砦兄弟瞋目，語不馴，李松奮髯抵几叱之。九皋麾楊吉砦等下馬，楊吉砦目從者白虎赤，白虎赤拔刀擊九皋，微中右臂。九皋還擊楊吉砦從者一騎踣，

餘騎羣噪擊明兵。軍中礮如雷，伏盡起，遂殺清佳砦、楊吉砦、白虎赤、清佳砦子兀孫孛羅、楊吉砦子哈兒哈麻，及諸從者，斬三百十有一級。勒兵馳出關，成梁先自中固城至，圍擊葉赫軍，斬千五百二十一級，奪馬千七百有三，遂深入楊吉砦弟兄所居寨。師合圍，旦日，諸酋出寨門蒲伏，請受孟格布祿約束，刑白馬攢刀爲誓，成梁引師還。自是葉赫不敢出兵窺塞擾哈達爲亂。明總督張佳胤等以陣斬「二奴」聞，成梁、松、天祚、九皋、振武、寧予廕進秩有差。

楊吉砦子納林布祿 清佳砦子布寨

居數年，清佳砦子布寨、楊吉砦子納林布祿繼爲貝勒，收餘燼，謀傾哈達報世讎，挾以兒鄧數侵掠，闌入威遠堡。納林布祿尤狂悖，要貢敕如其諸父，頻歲糾恍惚太攻岱善不已；且因其姑溫姐煽孟格布祿、康古魯圖岱善，俾哈達內訌。會明助岱善，襲執康古魯。

十六年二月，巡撫顧養謙決策討布寨、納林布祿。成梁帥師至海州，雪初消，人馬行淖中，馬足膠不可拔。成梁計擊虜利月明，軍抵開原已下弦，不如三月往，遂壁海州，養謙壁遼陽。是歲，河西大饑，斗米錢三千，菽二千，發海州、遼陽穀贍軍。月將晦，成樑自海州乘傳出，三月十有三日，至開原。令岱善軍以白布綴肩際爲幟，雞鳴，發威遠堡，行三十里，至葉赫屬酋落羅寨。成梁使召落羅，落羅駭兵至，迎謁，命以一幟樹寨門，材官十人守之，戒諸軍毋犯；挾落羅及其從者三騎俱，又行三十里，至葉赫城下。布塞棄西城，奔納林布祿，併兵以拒，其眾與明軍夾道馳，明軍不敢先發。二酋麾其騎突明軍，殺三人，成梁乃縱兵擊之。游擊將軍吳希漢先驅，流矢集於面，創甚，弟希周奮起，斬虜騎射希漢者，亦被創。明軍如牆進，葉赫兵退入城守。城以石爲郭，郭內外重疊障，以巨桁爲柵。城中有山，鑿山周遭爲坂，絕峻，爲羅城其上，外以石，內以木，又二重，中構八角樓，置妻孥、財貨。明師攻二日，破郭外柵二重。城上木石雜下，先登者輒死，城堅不可拔。成梁乃斂兵，發巨礮擊城，城壞，穿樓斷桁，葉赫兵死者無算，殲其酋把當亥，斬級五百五十四，城中皆號泣。明軍車載雲梯至，直立，齊其內城，將置巨礮其上。二酋始大懼，出城乞降，請與南關分敕入貢。成梁令　　毋攻，燔雲梯，戒諸軍毋發其窖粟，遂引師還。四月朔，釋康古魯遣還，因進葉赫使者諭曰：「往若效順，朝廷賞不薄。江上遠夷以貂皮、人參至，必藉若以通。若布帛、米鹽、農器仰給於我，耕稼圍獵，坐收木枲、松實、山澤之利，爲惠大矣。今貢事絕，江上夷道梗，皆怨若。我第傳檄諸部，斬二酋頭來，俾爲長，可無煩兵誅也。今貸若，若何以報？」遂與哈達均敕。永樂初，賜海西諸部敕，自都督至百戶，凡九百九十九道。至是，畀哈達、葉赫分領之，以哈達效順，使贏其一。

秋九月，納林布祿送其女弟歸太祖，太祖率諸貝勒迎之，大宴成禮，是爲孝慈高皇后。

十九年，納林布祿令宜爾當阿、擺斯漢[1]使於太祖，且曰：「扈倫諸部與滿洲語言相通，宜合五爲一。今屬地爾多我寡，額爾敏、扎庫木二地，盍以一與我！」太祖曰：「我爲滿洲，爾爲扈倫，各有分地。我毋爾取，爾毋我爭。地非牛馬比，豈可分遺？爾等皆知政，不能諫爾主，奈何强顏來相瀆耶！」遣其使還。既而納林布祿又令尼喀里、圖爾德偕哈達、輝發二部使　　者復至，太祖與之宴。圖爾德起而請曰：「我主有傳語，恐爲貝勒怒。」太祖問：「爾主何語？我不爾責。」圖爾德曰：「我主言曩欲分爾地，爾靳不與。儻兩國舉兵相攻，我能入爾境，爾安能蹈我地乎？」太祖大怒，引佩刀斷案曰：「爾葉赫諸舅，盍嘗躬在行間，馬首相交，裂甲毀胄，堪一劇戰耶？哈達惟內訌，故爾等得乘隙掩襲，何視我若彼易與也！吾視蹈爾地，如入無人境，晝即不來，夜亦可往，爾其若我何！」因詆布寨、納林布祿父見殺於明，至不得收其骨，奈何出大言，以其語爲書，遣巴克什阿林察報之。布寨要至其寨，不令見納林布祿，遣還。

楊吉砮子金台石 布寨子布揚古

未幾，長白山所屬硃舍裡、訥殷二路引葉赫兵劫太祖所屬東界洞寨。二十一年夏六月，扈倫四部合兵攻太祖，布寨、納林布祿為戎首，劫戶布察寨。太祖以師御之，遂侵哈達。秋九月，复益以蒙古科爾沁、席北、卦爾察三部，硃舍裡、訥殷二路，攻太祖，謂之「九姓之師」。太祖將出師，祀於堂子，祝曰：「我初與葉赫無釁，葉赫橫來相攻，糾集諸部，為暴於無辜，天其鑑之！」又祝曰：「原敵盡垂首，我軍奮揚，人不遺鞭，馬無顛躓，惟天其助我！」是時，葉赫兵萬人，哈達、烏喇、輝發三部合兵萬人，蒙古科爾沁三貝勒及席北、皆懼，太祖戒勉之。朝發虎闌哈達，夕宿扎喀？卦爾察三部又萬人，凡三萬人。太祖兵少，城。葉赫兵方攻黑濟格城，未下。旦日，太祖師至，面城而陣，使額亦都以百人先。葉赫兵罷攻城來戰，太祖軍迎擊，斬九級，葉赫兵小卻。布寨、金台石及蒙古科爾沁三貝勒复並力合攻，金台石者，納林布祿弟也。布寨將突陣，馬觸木，踣，太祖部卒吳談趨而前，伏其身刺殺之。葉赫兵見布寨死，皆痛哭，陣遂亂。九姓之師以此敗。布寨死，子佈揚古嗣為貝勒。

二十五年春正月，扈倫諸部同遣使行成於太祖曰：「吾等兵敗名辱，繼自今願締舊好，申之以婚媾。」布揚古請以女弟歸太祖，金台石請以女妻太祖次子台吉代善，上許之，具禮以聘。宰牛馬告天，設卮酒、塊土及肉、血、骨各一器，四國使者誓曰：「既盟之

後，苟棄婚媾，背盟約，如此土，如此骨，如此血，永墜厥命！若始終不渝，飲此酒，食此肉，福祿永昌。」太祖誓曰：「彼等踐盟則已，有或渝者，待三年不悛，吾乃討之。」布揚古女弟，高皇后姪也，是時年十四。未幾，太祖遣將穆哈連侵蒙古，獲馬四十。納林布祿邀奪其馬，執穆哈連歸於蒙古。烏喇貝勒布占泰亦背盟結納林布祿。二十七年，太祖克哈達。以明有責言，使哈達故貝勒孟格布祿子吳爾古代還所部。二十九年，納林布祿以兵侵之，太祖遂以吳爾古代歸。三十一年秋九月，高皇后疾篤，思見母，太祖使迎焉。納林布祿不許，令其僕南太來視疾，太祖數之曰：「汝葉赫諸舅無故掠我戶布察寨，又合九姓之師而來攻我，既乃自服其辜，歃血誓天爲盟誓，而又背之，許我國之女皆嫁蒙古。今我國妃病篤，欲與母訣，而又不許，是終絕我也！」既而，高皇后崩。三十二年春正月，太祖帥師攻葉赫，克二城，曰張，曰阿氣蘭；取七寨，俘二千餘人而還。

三十五年，納林布祿聞輝發貝勒拜音達里使貳於太祖，太祖以是取輝發，納林布祿不能救；而布揚古女弟受太祖聘，十六年不遣，年三十，烏喇貝勒布佔泰將強委禽焉。四十年，太祖討布佔泰。四十一年，師再舉，遂克烏喇，布佔泰亡奔葉赫。布揚古欲遂以女弟嫁之，布佔泰遜謝不敢娶，為別婚。是時納林布祿已死，其弟金台石嗣為貝勒，與布揚古分居東、西城如故。秋九月，太祖使告葉赫執布佔泰以獻，使三往，不聽。太祖謀伐之，先期遣第七子巴布泰率所屬阿都、幹骨裡等三十餘人質於明。至廣寧，謁巡撫都御史張濤，請敕葉赫遣布佔泰，濤以聞，神宗下部議，以為質子真偽莫可辨，拒勿納。太祖乃以四萬人會蒙古喀爾喀貝勒介賽伐葉赫。會有逋卒洩師期，葉赫收張、吉當阿二路民堡。太祖圍兀蘇城，城長山談、扈石木降，太祖飲以金？ ，賜冠服；遂略張、吉當阿、呀哈、黑兒蘇、何敦、克布齊賚、俄吉岱七城，下十九寨，盡焚其廬舍儲峙，以兀蘇城降民三百戶還。

葉赫愬於明，以兵援，遇介賽，戰勝，遂遣使讓太祖，令游擊馬時柟、周大岐率兵千，挾火器，戍葉赫。太祖至撫順，投書游擊李永芳，申言：「侵葉赫，以葉赫背盟，女已字，悔不遣，又匿布佔泰；故與明無怨，何遽欲相侵？」遂引師還。

金台石有女，育於其兄納林布祿，嫁介賽。金台石既為貝勒，殺納林布祿妻，介賽假辭為外姑復仇，覬得布揚古女弟以　　解。布揚古女弟誓死不原行。介賽治兵攻葉赫。既而喀爾喀貝勒巴哈達爾漢為其子莽古爾代請婚，布揚古將許之。明邊吏諭布揚古，姑留此女，毋使葉赫。四十三年夏？糜；而以兵分屯開原、撫順及鎮北堡為犄角，？太祖及介賽望絕，冀相五月，布揚古遂以其女弟許莽古爾代，秋七月婚焉。太祖聞，諸貝勒皆怒，請討葉赫，不許。請侵明，又不許，且曰：「此女生不祥，哈達、輝發、烏喇三部

以此女構怨，相繼覆亡。今明助葉赫，不與我而與蒙古，殆天欲亡葉赫，以激其怒也。我知此女流禍將盡，死不遠矣。」布揚古女弟嫁莽古爾代未一年而死，死時年蓋三十四，明所謂「北關老女」者也。是歲為太祖天命元年。

太祖既稱帝建國，始用兵於明。三年，攻撫順、清河。明經略侍郎楊鎬使諭葉赫發兵撓太祖。秋九月，金台石子德爾格勒侵太祖，克一寨，俘四百七人，斬八十四級。明賜以白金二千兩、採緞表里二十。四年春正月，太祖謀報之，使大貝勒代善以兵五千戍札喀關阻明師，而躬督兵伐葉赫。辛卯，入其境，經克亦特城、粘罕寨，至葉赫城東十里，克大小屯寨二十餘。葉赫乞援於明，明開原總兵馬林以師至，合城兵而出，見太祖兵盛，不敢擊。太祖亦引還。二月，楊鎬大舉伐太祖，使都司竇永澄徵兵於葉赫，葉赫以二千人應。至三岔北，明師覆，永澄死之。太祖謀使所屬詐降於金台石，金台石不應。六月，太祖攻開原，葉赫復以二千人援，至則開原已下。秋八月，經略侍郎熊廷弼初視事，葉赫使期復開原，廷弼厚賚之。

布揚古弟布爾杭古

太祖恭葉赫，八月，大舉伐之。己巳，師出，聲言向瀋陽，以綴明師。壬申，至葉赫城下，太祖攻金台石東城，而命諸貝勒馳向西城取布揚古。布揚古與其弟布爾杭古以城兵出西郭，陟岡，鳴角而噪，望太祖軍盛，斂兵入。諸貝勒遂督軍合圍。太祖圍東城，入其郛，布攻具，呼金台石降，不聽，曰：「吾非明兵比，等丈夫也，肯束手降乎？寧戰而死耳。」太祖麾兵攻城，兩軍矢交發，太祖軍擁楯陟山麓，將穴城，城上下木石，擲火器。太祖軍冒進，穴城，城圮，師入，城兵迎戰，敗潰，皆散　　走。太祖使執幟約軍士毋妄殺，執黃蓋，令降者免死，城民皆請降。金台石以其孥登台，太祖軍就圍之，命之下。金台石求見四貝勒盟而後下，四貝勒為太宗，高皇后所出，金台石甥也。四貝勒方攻西城，太祖召之至，使見金台石。金台石曰：「我未嘗見我甥，真偽烏能辨？」費英東、達爾哈在側，曰：「汝視常人中有奇偉如四貝勒者乎？且曩與汝通好時，嘗以媼　　往乳汝子德爾格勒，盍使媼辨之！」金台石曰：「何用媼為也！觀汝輩辭色，特誘我下殺我耳。我石城鐵門既為汝破，縱再戰，安能勝？特我祖父世分土於斯，我生於斯，長於斯，則死於斯可已。」四貝勒勸之力，金台石使阿爾塔石先見太祖，太祖復令諭降。金台石又求見其子德爾格勒，德爾格勒至，金台石終不下。四貝勒將縛德爾格勒，德爾格勒曰：「我年三十六，乃今日死耶！殺可也，何縛焉？」四貝勒以德爾格勒見太祖，太祖撤所食食之，命四貝勒與共食。且曰：「爾兄也，善遇之！」金台石妻將其幼子下，金台石引弓，其從者復甲。太祖軍進毀台，金台石縱火，屋宇皆燼。太祖諸將謂

金台石且死，軍退。火燼，金台石潛下，為太祖軍所獲，縊殺之。

諸貝勒圍西城，布揚古聞東城破，與布爾杭古使請降，並請盟無死。大貝勒曰：「汝輩畏死，盍以汝母先，汝母我外姑也，我寧能殺之？」布揚古母至軍，大貝勒以刀劃酒，誓，飲其半，使送布揚古、布爾杭古飲其半，乃降。大貝勒以布揚古見太祖，布揚古行復勒馬，大貝勒挽其轡，命毋沮。見太祖，布揚古以一膝跪，不拜而起。太祖取金？授之，布揚古復以一膝跪，酒不竟飲，不拜而起。太祖命大貝勒引去，以其懟也，即夕亦縊殺之。貸布爾杭古。攻殺明游擊馬時楠戍兵，殲焉。楊鎬聞警，使總兵李如楨自撫順出，張疑兵為葉赫聲援，得十餘級而退。

神宗命給事中姚宗文行邊，求葉赫子孫，德爾格勒有女子子二，嫁蒙古，各賜白金二千。明臣請為金台石、布揚古立廟，又以哈達餘裔王世忠為金台石妻　至　　，授游擊，將以風諸部，然葉赫遂亡。

太祖以德爾格勒歸，旗制定，隸滿洲正黃旗，授三等副將。太宗天聰三年，改三等梅勒章京，卒，八年，子南楮嗣。十年，察哈爾林丹汗殂，所部內亂，太宗遣貝勒多爾袞帥師略地。林丹汗福金號蘇泰太后，南楮女兄也，因使南楮諭降。南楮至其帳，呼其人出，語之曰：「爾福金蘇泰太后之弟南楮至矣！」其人入告，蘇泰太后大驚，使故葉赫部來媵者視之，信。蘇泰太后號而出，與南楮相抱持，遂使其子額哲出降。南楮旋以罪奪爵，復以南楮弟索爾和嗣。乾隆初，改二等男。

布爾杭古分隸正紅旗，亦授三等副將。再傳，坐事，奪世職。

布佔泰

布佔泰，烏喇部長，太祖婿也。烏喇亦扈倫四部之一，與哈達同祖納齊卜祿。納齊卜祿五傳至克什納、古對硃顏兄弟。克什納之後為哈達部。古對硃顏生太蘭，太蘭生布顏。布顏收附近諸部，築城洪尼，濱烏喇河，因號烏喇，為貝勒。

布顏子二：布干、博克多。布顏死，布干嗣為部長。布干子二：滿泰、布佔泰。布干死，滿泰嗣為部長。萬曆二十一年夏六月，葉赫糾扈倫諸部侵太祖，滿泰以所部從。秋九月，葉赫再糾扈倫諸部，及蒙古科爾沁所部，及滿洲長白山所屬，大舉分道侵太祖。滿泰使布佔泰以所部從，與哈達貝勒孟格布祿、輝發貝勒拜音達里合軍萬人。戰敗，葉赫貝勒

布寨死於陣，科爾沁貝勒明安單騎走。戰之明日，卒有得布佔泰者，縛以見太祖，曰：「我獲俘，將殺之。俘大呼勿殺，原自贖。因縛以來見。」跽太祖前，太祖問誰何，對曰：「烏喇貝勒滿泰弟布佔泰也，生死惟貝勒命。」叩首不已。太祖曰：「汝輩合九部兵為暴於無辜，天實厭之。昨陣斬布寨，彼時獲汝，汝死決矣！今見汝，何忍殺？語有之曰：'生人勝殺人，與人勝取人。'」遂解其縛，與以猞猁猻裘，撫育之。

居三年，二十四年秋七月，遣還所部，使圖爾坤黃占、博爾焜蜚揚佔護行。未至，滿泰及其子淫於所部，皆見殺。布佔泰至，滿泰有叔興尼牙，將殺而奪其地，二使者嚴護之，興尼牙謀不行，乃出奔葉赫，卒定布佔泰而還。冬十二月，布佔泰以女弟妻貝勒舒爾哈齊。二十五年春正月，與葉赫諸部同遣使請盟，盟甫罷，布佔泰旋執太祖所屬瓦爾喀部安褚拉庫所推者羅屯、噶石屯、汪吉努三人送葉赫，使招所部貳於太祖；又以滿？ 、內河二路頭人為泰妻都都祜所寶銅錘？納林布祿。二十六年春正月，太祖命台吉褚英等伐安褚拉庫路。冬十二月，布佔泰來謁，以三百人俱，太祖以舒爾哈齊女妻之，賜甲冑五十，敕書十道，禮而遣之。二十九年冬十一月乙未朔，布佔泰以其兄滿泰女歸太祖。布佔泰初聘布寨女，既又聘明安女，以鎧冑、貂、猞猁猻裘、金銀、駝馬為聘，明安受之而不予女。三十一年春正月，布佔泰使告太祖曰：「我昔被擒，待以不死，俾我主烏喇，又妻我以公主，恩我甚深。我孤恩，嘗聘葉赫、蒙古女，未敢以告。今蒙古受聘而復悔，我甚恥之！乞再降以女，當歲歲從兩公主來朝。」太祖允其請，又以舒爾哈齊女妻焉。

三十五年春正月，東海瓦爾喀部蜚悠城長策穆特黑謁太祖，自陳屬烏喇，為布佔泰所虐，乞移家來附。太祖命貝勒舒爾哈齊、褚英、代善率諸將費英東、扈爾漢、揚古利等以兵三千至蜚悠城，收環城屯寨五百戶，分兵三百授扈爾漢、揚古利護之先行。布佔泰使其叔博克多將萬人要諸途。日暮，扈爾漢依山結寨以相持。翌日，烏喇兵來攻，揚古利率兵擊敗之，烏喇兵引退，渡河陟山為固。褚英、代善等率後軍至，緣山奮擊，烏喇兵大敗，代善陣斬，俘其將常住、胡里布等，斬三千級，獲馬？博克多。是日晝晦，雪，甚寒，烏喇兵死者甚五千、甲三千以還。

三十六年春正月，太祖復命褚英及台吉阿敏將五千人伐烏喇，克宜罕阿麟城，斬千人。布佔泰糾蒙古科爾沁貝勒甕阿代，合軍屯所居城外二十里，畏褚？ ，獲甲三百，俘其餘英等軍強，不敢進，引還。秋九月，遣使復請修好，太祖使報問。布佔泰執納林布祿所部種人五十輩，？太祖使者盡殺之。又遣使來請曰：「我數背盟，獲罪於君父，若更以女子子妻我，撫我如子，我永賴以生矣。」太祖复允其請，又以女子子妻之。

四十年，布佔泰复背盟，秋九月，侵太祖所屬虎爾哈路，复欲娶太祖所聘葉赫貝勒布寨女，又以鳴鏑射所娶太祖女。太祖聞之怒，癸丑，親率兵伐之。庚申，兵臨烏喇河，布佔泰以所部迎戰，夾河見太祖軍甲冑甚具，士馬盛強，烏喇兵人人惴恐，不敢渡。太祖循河行，下河濱屬城五，又取金州城，遂駐軍焉。冬十二月辛酉朔，太祖以太牢告天祭纛，青白氣見東方，指烏喇城北。太祖屯其地三日，盡焚其儲峙。布佔泰晝引兵出城，暮入城休。太祖率兵毀所下六城，廬舍、糗糧皆燼，移軍駐伏爾哈河渡口。布佔泰使使者三輩以舟出見太祖，布佔泰率其弟喀爾喀瑪及所部拉布泰等繼以舟出，？舟中而言曰：「烏喇國即父國也，幸毋盡焚我廬舍、糗糧。」叩首請甚哀。太祖立馬河中，數其罪。布佔泰對曰：「此特讒者離間，使我父子不睦。我今在舟中，若果有此，惟天惟河神其共鑑之！」拉布泰自旁儳曰：「貝勒既以此怒，曷不以使者來詰？」太祖責之曰：「我部下豈少汝輩人耶？事實矣，又何詰？河冰無時，我兵來亦無時。汝口雖利，能齒我刃乎？」布佔泰大懼，止拉布泰毋言。喀爾喀瑪為乞宥，太祖乃命質其子及所部大酋子，遂還營。五日引還，度烏喇河濱邑麻虎山巔，以木為城，留千人戍焉。

十二月，有白氣起烏喇，經太祖所居南屬虎攔哈達山。布佔泰旋复背盟，幽太祖及舒爾哈齊女，將以其女薩哈廉子綽啟鼐及所部大酋子十七人質於葉赫，娶太祖所聘貝勒布寨女。四十一年春正月，太祖聞，复率兵伐之。布佔泰期以是月丙子送其子出質，而太祖軍以乙亥至，攻下孫扎泰及郭多、俄謨三城。丙子，布佔泰以兵三萬越伏爾哈城而軍，太祖猶欲諭之降。諸貝勒代善、阿敏，諸將費英東、何和里、扈爾漢、額亦都、安費揚古皆請戰，曰：「我利速戰，但慮彼不出耳。今既出，平原廣野，可一鼓擒也！捨此不戰，厲兵秣馬，何為乎來？且使布佔泰娶葉赫女，辱莫甚焉！雖後討之，何益？」太祖曰：「我荷天寵，自少在兵間，遇勁敵，無不單騎突陣者！今日何難率汝輩身先搏戰。但慮諸貝勒、諸將或一二夷傷，我所深惜，故欲出萬全，非有所懼也。今汝輩志一，即可決戰。」因命被甲，諸貝勒、諸將則大歡，一軍盡甲，令曰：「勝即奪門，毋使復入！」乃率兵進。布佔泰自伏爾哈城率兵還，令其軍皆步為陣，兩軍距百步。太祖軍亦皆舍馬步戰，矢交如雨，呼聲震天。太祖躬入陣，諸貝勒、諸將從之縱擊，烏喇兵大敗，死者十六七。師入，太祖坐西門樓，命樹幟。布佔泰餘兵不滿百，還至城下，見幟則大奔。遇代善，布佔泰兵皆潰，僅以身免，奔葉赫。太祖使請於葉赫，葉赫不聽。後七年，太祖克葉赫，布佔泰蓋已前死。

拜音達里

拜音達里，輝發部長也。輝發亦扈倫四部之一，其先姓益克得里氏，居黑龍江岸。尼馬

察部有昂古里星古力者，自黑龍江載木主遷於渣魯，居焉。時扈倫部噶揚噶、圖墨土二人居張城，二人者姓納喇氏，昂古里星古力因附其族，宰七牛祭天，改姓納喇，是為輝發始祖。

昂古里星古力子二：留臣、備臣。備臣子二：納領噶、耐寬。納領噶生拉哈都督，拉哈都督生噶哈禪都督，噶哈禪都督生齊訥根達爾漢，齊訥根達爾漢生王機褚。王機褚收鄰近諸部，度輝發河濱扈爾奇山，築城以居，因號輝發。城負險堅峻，蒙古察哈爾部扎薩克圖土門汗嘗自將攻之，不能克。王機褚死時，其長子前死，孫拜音達里，殺其叔七人，自立為貝勒。

萬曆二十一年夏六月，葉赫糾哈達、烏喇諸部侵太祖，拜音達里以所部從。秋九月，复舉兵，拜音達里與哈達貝勒孟格布祿、烏喇貝勒布佔泰合兵萬人，兵敗，還。二十三年夏六月，太祖攻輝發，取所屬多璧城，輝發將克充格、蘇猛格二人戍，殲焉。二十五年春正月有攜心。拜音？ ，與葉赫諸部同遣使行成於太祖。居數年，拜音達里之族有叛附葉赫者，部達里懼，以所屬七人之子質於太祖，太祖發兵千人助之鎮撫。葉赫貝勒納林布祿使告拜音達里曰：「爾以質子歸我，亦歸爾叛族。」拜音達里信之，　　乃曰：「吾其中立於滿洲、葉赫二國之間乎！」遂取質子還，以其子質於納林布祿。納林布祿殊無意歸叛族，拜音達里以告太祖，且曰：「吾前者為納林布祿所誑，怙舊恩，敢請婚。」太祖許之。既而拜音達里背約不娶，太祖使詰之曰：「汝昔助葉赫，再舉兵侵我。我既宥爾罪，复許爾婚。今背約不娶，何也？」拜音達里詭對曰：「吾子質葉赫，須其歸，娶爾女，與爾合謀。」因築城三重自固。及其子自葉赫歸，太祖復遣使問，拜音達里倚城堅，度兵即至，足以守，遂負盟。三十五年秋九月丙申，長星出東方指輝發，八夕乃滅。乙亥，太祖率師討之。甲辰，合圍，遂克之，殺拜音達里及其子，安集其民，帥師還。輝發亡。

論曰：扈倫四部，哈達最強，葉赫稍後起，與相埒，烏喇、輝發差弱。其通於明，皆，令於所部則曰「國」。太祖漸強盛，四部合攻之，兵敗縱散，以次覆滅。太祖與？以所領四部皆有連，奪其地，殲其酋，顯庸其族裔。疆埸之事不以婚媾逭，有時乃藉口以啟戎，自古則然，不足異也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

↑ “宜爾當阿、擺斯漢”，原典作“宜爾當、阿擺斯漢”，誤。